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三

紫三

宋平江府虎邱山門人紹隆等編

高郵乾明受勑住金山龍遊寺當晚小參僧
問明歷歷露堂堂因什麼乾坤收不得師云
金剛手裏八稜棒進云忽若一喚便回還當

卷三

得活也無師云鶩子目連無奈何進云不落

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云放下雲頭進云忽

遇其中人時如何用師云騎佛殿出三門進

云萬象不來渠獨語教誰把手上高峯師云

錯下名言師乃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

諸佛密語正如擊塗毒鼓未擬議前先蹉過

纔思量處隔千山要須眼似流星心如鐵石

所以從上來提持向上綱宗只有三句有時
咬去有時咬住有時一向不去有時一向不
住明眼漢沒窠臼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

却物爲上逐物爲下要須把斷凡聖路頭不
立毫末然後舉一毫毛盡無邊香水海七達
八通說一句子窮龍宮盈海藏此猶是極則
之談未是衲僧巴鼻若論衲僧受用直饒棒
如雨點喝似雷奔列千聖下風立毘盧頂上
擊石火閃電光俊鷄俊鷹也趕他不及要須
正一切知見發明大解脫無不歷落無不透
脫則在天同天在地同地物同物我同我證
一切智明一切道無處不通容無機不圓證
正當恁麼時諸人各各返照自己分上曾移
易一絲毫許麼所謂十世圓融十分成就且
道不落機緣一句作麼生道覲面要須宗正
眼臨機截斷聖凡蹤

入寺小參金剛王寶劍截斷玄機正眼摩醯
光吞諸祖目機銖兩舉一明三左轉右旋七

穿八穴也須是箇風吹不入水洒不著針劄
不入快活自由底漢始得若也浮逼逼地尚
留觀聽猶涉形聲說妙說玄舉今舉古進前
退後敲床壁拂行棒行喝則沒交涉直得淨
裸裸赤洒洒還有相見底麼若有須是同道

卷三

二

人方知同道事若非同道者畢竟沒來由正
當恁麼時還相委悉麼十方聚會無餘事共
向曹溪路上行復頌云正眼橫須門神符懸
肘後幸是師子兒各作師子吼

小叅僧問應真不借時如何師云渠儂得目

由進云點則不到到即不點師云同彼同此

進云此猶未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在師云獨

有闍黎高一著進云也知和尚要用此機師
云也被闍黎識破進云老老大大轉見放慇
師云道什麼進云也不可放過師云却是你

放慇師乃云好日多同十方盡應好本多同
千差共轍直得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八面更
玲瓏一方獨峭絕此猶是人人分上知有底
其餘不知有底如恒河沙數且作麼生湊泊
作麼生叅詳有進步得底不用伎倆試拈出

看有證據得底不用思量試剖判看若剖判
得正如靈山會上龍女獻珠便得成佛女云
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智積云是事
甚疾龍女云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
然雖如是猶有途轍若是本分行本分證直
須更放過三千里正當恁麼時畢竟如何是
三 著實處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

李從議請小叅僧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時
如何師云其聲如雷進云爲什麼如此師云
只爲聾人不聽聞進云爭奈五音六律甚分

明師云閻黎聞箇什麼進云某甲從來無耳
衆師云更須識取口頭底師乃云一句絕請
訛千里萬里無消息一座含法界千重百匝
太周遮若是明眼人終不向目前覓何故若
向目前覓此人未具眼更於句中求落在第

八機既不向句中求又不向目前覓且道如
何湊泊只如隔山隔嶽隔浮幢王隔香水海
那邊還有恁麼事也無若道有隔許多作麼
生知道有若道無佛法即有邊際若道不有
不無正是半前落後直饒離却有無未免喚
金山手中棒忽有衲僧出來道不恁麼如龍
得水似虎靠山通身是眼也看他不見通身
是舌也說他不及道畢竟落在什麼處若
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告香普說師示衆云只者箇便承當得去如

天普蓋似地普擎更不欠一毫頭亦無第二
見設使盡無邊香水海塵塵刹刹一時穿却
鼻孔也更不落別處儻或思量擬議即沒交
涉所以道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即名爲佛若
也涉思量作計校分能所作知解則千里萬
里祖師門下直教見須實見悟須實悟證須
實證諸人各各有靈妙性確實而論才被
拶著便腳忙手亂作麼生見得親信得徹桶
底子脫去只爲從無始劫來妄想濃厚只在
諸塵境界中元不曾踏著本地風光明見本
生來面目若是真實人直下承當了知生本不
生知死本不死向不生不死處千聖著眼觀
不見千手大悲提不起而今兄弟若能返照
更無第二人更不待山僧兩回三度不惜眉
毛入泥入水何況拋沙撒土說心說性未免

落七落八當面相謾去也豈不見破竈墮和尚聞古廟作孽遂領十八弟子入山觀之全無神相唯見三間空屋一所泥竈遂以杖擊之云汝本泥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其竈乃颶颶而墮破竈墮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不覺紙錢後有一神人出云某甲乃竈神蒙師爲說無生法已得生天禮謝而去其十八弟子乃白師云某等皆父叅侍和尚殊不蒙開示無生法今日竈神何幸和尚却爲伊說破竈墮云我只向伊道汝本埠瓦泥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其徒皆作禮破竈墮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其十八弟子悉皆省悟只如山僧即今舉拂子且道與破竈墮是同是別遂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若也見得不准不孤負破竈墮和尚亦乃不孤負從上

祖師若也不見不唯孤負破竈墮和尚亦乃孤負自己知有此事不從他得所以道靈從何來聖從何起只如諸人見今身是父母血氣成就若於中識得靈明妙性則若凡若聖覓你意根了不可得便乃內無見聞覺知外無山河大地尋常著衣喫飯更無奇特所以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地獄地獄自消滅方知有如是靈通有如是自在只如今禪僧家何不回光返照明教徹去若也未明得且向三根椽下七尺單前默默地究取不見雲門大師道你且東卜西卜忽然卜著也不定若也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財拯濟一切教無始妄想一時空索索地豈不慶快老僧往日爲熱病所苦死却一日觀前路黑漫漫地都不知何往獲再甦醒遂驚

駭生死事便乃發心行脚訪尋有道知識體
究此事初到大鴻參真如和尚終日面壁默
坐將古人公案翻覆看及一年許忽有箇省
處然只是認得箇昭昭靈靈驅前馬後只向
四大身中作箇動用若被人拶著一似無見
處只爲解脫坑埋却禪道滿肚於佛法上看
即有於世法上看即無後到白雲老師處被
他云你總無見處自此全無咬嚼分遂煩悶
辭去心中疑情終不能安樂又上白雲再參
先師便令作侍者一日忽有官員問道次先
師云官人你不見小艷詩道頻呼小玉元無
事只要檀即認得聲官人却未曉老僧聽得
忽然打破漆桶向腳跟下親見得了元不由
別人方信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
在形山已至諸佛出世祖師西來只教人明

卷三

六

此一件事若也未知只管作知作解瞪眉努
目元不知只是捏目生華擔枷過狀何曾得
自在安樂如紅鑪上一點雪去若打破了或
喝或掌一切皆得然終不作此解方可放下
人我擔子千休萬歇方可生死奈何不得也
須是實到此箇田地始得若實到此便能提
唱大因緣建立法幢與一切人抽釘拔楔解
粘去縛如是揭千人萬人如金翅鳥入海直
取龍吞如諸菩薩入生死海中撈撠衆生放
在菩提岸上方可一舉一切舉一了一切了
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踏地
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
一喝用方可殺活自由布置臨時謂之我爲
法王於法自在諸人既是挑囊負鉢遍叅知
識懷中自有無價之寶方向者裏叅學先師

常云莫學琉璃瓶子禪輕輕被人觸著便百
雜碎參時須參皮可漏子禪任是向高峯頂
上撲下亦無傷損劫火洞然我此不壞若是
作家本分漢遇著咬猪狗底手脚放下複子
靠將去十年二十年管取打成一片且作麼
第三
生得獨脫去須是入流人方知恁麼事

師云父母未生已前淨裸裸赤灑灑不立一
絲毫及乎投胎既生之後亦淨裸裸赤灑灑
不立一絲毫然生於世墮於四大五蘊中多
是情生翳障以身爲礙迷却自心若是明眼
人明了四大空寂五蘊本虛知四大五蘊中
有箇輝騰今古迥絕知見底一段事若能返
照無第二人根脚下淨裸裸赤灑灑六根門
頭亦淨裸裸赤灑灑乃至山河大地窮虛空
界盡無邊香水海亦淨裸裸赤灑灑恁麼說

話莫是撥有歸無麼且喜沒交涉若撥有歸
無杳杳冥冥墮在豁達空撥無因果處則永
劫出他地獄三塗因果不得若真實徹證到
真淨明妙實際理地則四聖六凡三世諸佛
天下祖師有情無情悉於是中流出顯現所
以孚上座問鼓山晏國師道父母未生前鼻
孔在什麼處山云即今生也在什麼處孚上
座不肯云你問我來山如前問孚但搖扇大
凡參請參須實參見須實見用須實用父母
未生前鼻孔在什麼處孚上座只搖扇子莫
是弄精鬼麼須知有奇特事始得只如文殊
初生見十吉祥異相須菩提生室現空相善
財初生湧出萬寶藏皆在此一大寶光中淨
裸裸赤灑灑流出若只在杳杳冥冥墮在空
空寂寂處豈有如是奇特所以古人於生處

見大奇特如世尊分手指於天地自云天上
天下唯吾獨尊若逢雲門大師尚不以爲奇
特直行衲僧正令後來老宿云雲門知恩方
解報恩既知了便以衲僧本分事向逆順境
界中行且道還當得麼若是平展商量則有

向上事若據卷三衲僧本分事上不直半分何故
他家自有通霄路

師云現成公案不隔一絲毫普天匝地是一
箇大解脫門與日月同明與虛空等量若祖
若佛無別元由乃古乃今同一正見若是利
根上智不用如之若何直下壁立萬仞向自
已根脚下承當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報化佛
頭更無纖毫滲漏威音王已前無師自悟是
大解脫人威音已後因師打發不免立師立
資有迷有悟雖然如是要且只是方便垂手

接人所以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後來六祖大鑑禪師尚自道只者不
立兩字早是立了也何況語言機境種種知
解須是一筆勾斷始得此一件事直饒三世
諸佛出興以無量知見方便接引亦只有限
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設百千問答提持亦
只有限不如向自己腳跟下究取威音王已
前空劫那畔自己家珍隨處受用也須是大
丈夫漢意氣方有如是作畧亦不依他言語
指示不受他欺謾從朝至夜入息不居陰界
卷三出息不涉萬緣極是省要只爲各各當人自
違背此事向六根門頭認光認影不得快活
却云爭奈某甲疑何且道疑從什麼處來又
道某甲爲什麼道不得只你者道不得底是
什麼爲你不能回光直下承當祖師道自己

分上有如是靈光有如是自在一切衆生流浪情塵不能解脫假使將此一大事因緣種種垂示猶是有機有境落在情塵要會麼直是一念不生方有少分相應所以先師道直須是命根斷始得且道如何是命根斷須是打疊從前知見種種解會一似大死底人活得起來自然無諍所以道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不見南泉和尚道黃梅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只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所以得他衣孟須是恁麼人始契恁麼事又云如聖果大可畏處蓋爲無如許聖量等事若是沒量大人終不肯亂承當終不道我能我解我是禪師若如此則墮在解脫深坑不見雲門大師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而今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

一句道著山僧者裏則不然直饒透得荆棘林亦未是好手更須知有銀山鐵壁直須透得銀山鐵壁然後是千了百當底人方知有向上事可以分付鉢袋子更不與他情塵作對浩浩作佛法見解作禪道商量直須心境一如湛湛寂寂地無爲無事又不墮在無爲無事處到此須是向上人始得所以龍牙和尚道無端遣向墨池邊惹得身心黑似烟却向上流清處洗身心用盡亦如然德山和尚道但有文字語言皆是依草附木竹木精靈須是獨脫一路猶較些子只如今衲僧家也須著精神叅取始得千里萬里行脚一等是踏破草鞋也須是踏得破始得方且不孤負平生彼此來南閻浮提打一遭也不虛過亦不折本然後向四威儀中隨時受用亦自安

樂忽然一旦霜露果熟被人推向曲彎木床
上作人天師與人解粘去縛不妨奇特若未
諦當切不可爲人禍事也不見德山道一似
姪婦相似一向立問立答立賓立主有甚麼
交涉大凡叅學人當須灑灑落落直下徹去
豈不慶快

師云現成公案更不消如之若何直下一切
截斷猶校些子佛法本無許多若以無心無
念無事無爲無計校無分別至竟著衣至竟
喫飯何曾動著一絲毫便能坐斷報化佛頭
不起一絲毫佛法見解所以古人纔見僧來
便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布漫天網打衝
浪巨鱗持萬里鉤御千里烏駢馬也是事不
獲已所以石室和尚纔見人來舉起拄杖云
過去諸佛也恁麼見在諸佛也恁麼未來諸

佛也恁麼只與你畧露此子鋒鎌若是箇人
纔見恁麼道撩起便行猶較些子若是纔入
思量已被漫天網罩却也如是三十年只有
長沙和尚知渠落處便云和尚放下拄杖子
別通箇消息來方契他意而今叅學兄弟直
須是箭鋒相拄針芥相投內外絕消息始得
若只尋見尋聞求知求解只成箇生死根本
何不體取無生了本無速若能箇箇如是見
生死路一時截斷全不動一絲毫頭所以道
居千人萬人中如無一人相似只是歇得身
心百無知解如無用處一般若是隨言逐句
作道理滿肚皮是禪何時得脫去故南泉禪
師道山僧出世只爲諸人拈却佛病祖病老
僧尋常向兄弟道父母未生前還有形貌也
無他教中道四大五蘊成身只因父母交感

一念染心而成此身我且問你哆哆和和時
何不共人相爭及至纔長大便有爭人爭我
四大一旦離散依前還復本來形貌故云苦
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
塵埃各宜勉力以悟爲期莫虛度光陰時不
待人

師云此箇大事已是八字打開了直饒回頭
返照早是鈍置也直是徹底信得於未發言
已前一時觀透既發言之後且道作麼生承
當初機之士且於脚跟下明取而今坐立儀
然各各見聞不昧人人向脚跟下如印印空
如印印水如印印泥初不分得失彼我是非
淨裸裸赤灑灑輝騰今古迥絕知見返照回
光豈有許多事然未返照時却無許多事只
如尋常百不思百不管絕念忘緣時一時現

成聊聞返照便作箇見聞覺知解會各各在
見聞覺知處起模畫樣方恁麼時落在生死
陰界中無由得出離欲明此事直須蘊藉深
方可不落是非得失聞見知覺纖毫淨盡始
得快活拘牽惹糾他不住所以道如人學射
父父方中豈不見裴相國出鎮宛陵因遊寺
見高僧像遂問僧職云高僧儀相可觀未審
高僧在什麼處於時僧職莫知所措裴公云
此間有禪僧麼僧職云近有一僧捨身掃地
身披百衲恐是禪僧及乎請得來乃是黃檗
斷際連禪師也裴公乃舉前話問之檗乃召
相公公應諾檗云在什麼處裴公於此大悟
諸人且道問處是答處是且道又是箇什麼
禪僧家直須有省發始得莫只認聲認色所
以老僧尋常道千人萬人但識取一人千句

萬句但識取一句千機萬機但明取一機畢
竟且道是什麼將知洪爐大冶千煅百煉正
要得人須知向一言下一明一切明一了一
切了聊聞舉著透頂透底淨盡無餘且如斷
際一呼之下因什麼高僧却作裴公裴公却

三

三

成高僧若論此事直須是俊流始得淨盡所
以道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本分衲
僧不要思量分別直須求箇悟處言悟者如
失一件物多年廢置而一旦得之又如傷寒
病忽然得汗直是慶快也將知悟心見性非
思量分別所以證入金剛正體自然亘古亘
今廓周沙界水不能溺火不能燒世界壞時
此箇常住爲山河大地之本六凡四聖之家
而蘊在各各當人方寸之下若能方寸頓悟
獨露真常於萬別千差說處終不起異見於

千差萬別境上終不作別解須是打併淨盡
方可全體見成如水潦問馬祖本來佛法祖
與一踏倒地忽然大悟起來呵呵大笑云百
十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一時識得根
源去又呵呵大笑後來出世每陞堂自云自
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未休復呵呵大
笑且道作麼生是根源將知此箇根源若識
得了說到深深密密千聖所不到處亦得若
只一棒一喝盡乾坤大地一時收來如金剛
王寶劍踞地師子亦得行脚人要參禪有如
是眼腦方可入作直須審細言多去道轉遠
師云欲得親切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向
你道壁立萬仞依前却來撞牆撞壁有什麼
近傍處雖然如是已是落草了也不免將錯
就錯於第二頭說葛藤去也還知麼直下如

當門按一口劍相似凜凜威風纔跨門來誰敢近傍若近著則喪身失命若望涯而退不是大丈夫漢須是不顧死生從他手中奪去始得所以道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須是當前不顧性命若奪劍在自己手中任是佛來也

三

四

不放過直饒恁麼已是第二頭也不見資福道你隔江見資福剎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睦州纔見僧來便云見成公案隨後云放你三十棒似此等有什麼近傍處然子細推窮來不妨勦絕免他說玄說妙說理說事說向上向下穢汙心田須知人人分上有
一段事輝騰今古迥絕見知淨裸裸赤灑灑先沒許多般只爲你諸人從無始時來妄想濃厚背却自己只從他覓若能回光返照無第二人終不隨他起滅若一處得脫則千處

百處一時透脫莫只向人舌頭聽他處分聊聞舉著剔起便行已是三千里外沒交涉若得箇中受用便乃毛羽相似作他屋裏人雖有恁麼人也須向山僧手裏飲氣吞聲始得直須按下雲頭將自己平生所知所解掇在善知識面前若是則與你證據不是則與你刻除豈不見藥山參石頭時置箇問端云三乘十二分教某粗知誠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某甲實未明了乞師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山不契直至江西馬大師處又如前問馬師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不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不是藥山於是有省馬云你見什麼道理山云我在石頭時如蚊子上鐵牛相似今

三

五

時衆中兄弟便道石頭一向壁立萬仞所以
他不會馬祖放開一線他乃悟去殊不知石
頭恁麼道已是漏逗了也馬祖道處者一著
尤更毒害因甚麼藥山得悟去且道因什麼
如此到此須是生鐵鑄就底漢始得所以云

此事不在語言上不在文字上看他置箇問
頭問石頭了及至馬祖處亦如是問此人是
箇鐵石身心如今若有如是心底人何憂不
徹你若只覓言覓句覓玄覓妙何時得了千
人萬人各說不同你用那箇句則是若見道
了更用言句作麼若不用言句你作麼生見
到者裏參須實參悟須實悟令教透頂透底
亘古亘今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財拯
濟莫只向外邊尋覓你若搜得一路透去便
與你同參你若只守箇昭昭靈靈下咄下喝

揚眉瞬目不知者箇更是大病所以云此事
隱在四大六根裏六根四大只是箇閑家具
故云生如著衫死如脫袴六根四大只是箇
衫袴且道著底是什麼人且道是誰著乃喝
云莫便是者箇麼復云錯了也所以古人云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盡乾坤大地只是箇本
來心盡山河大地只是箇一末撒子也不要
既不要且道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到此須是
有生機一路始得若不如是你若道佛則著
佛你若道祖則著祖直須紅鑪一點雪相似
鑪
始得且去巾單下放教如寒灰死火世法佛
法都不用思量莫怕他落空莫怕如土木瓦
石你若怕落空只如憂落空底心是什麼何
曾落空來若是果歇得到真實休歇之處佛
祖也不立千聖萬聖法門一時透了豈不徑

截也

師云即恁麼便承當擔荷得去可以籠罩古今乾坤大地透頂透底淨裸裸赤灑灑要且不是你見聞覺知色聲香味觸盡乾坤大地只是箇真實人體說什麼見聞覺知纔跨門來已是兩手分付更無纖毫遺漏須知向上一路不立文字語言既不立文字語言如何明得所以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又云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也須是徹骨徹髓信得極見得徹然後盡十方世界只在一絲毫頭上明得其或滯於知見便有佛有祖所以却入建化門中葛藤露布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論直指人心要須是其中人始得若立語句以至百千萬億方便其意只是與人解黏去縛令教淨裸裸

地輝騰今古實無許多般計校豈不見五洩參石頭問云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不顧五洩乃拂袖便行出至三門石頭乃喚云閣黎洩回首頭云從生至老只是者箇更回頭轉腦作什麼洩從此有省若是山僧當時不須喚他從他擔板蹉却一生只爲慈悲落草以至如此只如諸人坐立儼然從生至老只是者箇更疑什麼所以云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須是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纔敲磕便見更待他人喚作什麼直是打成一片如水入水如金博金古人既恁麼只如向長老口上聽取且道有實法無實法若有實法則成繫綴人若無從上來立許多方便門作麼只教諸人見性若真見自性豈干他見聞覺知思

量擬議如東寺會禪師道化荆湖有崔郡相國出鎮湖南師因目疾次崔乃問曰如何是宗乘中事師云見性成佛崔云爭奈患眼何師云見性非眼赤眼何咎且道見性既非眼且將什麼見聞性亦非耳且道將什麼聞乃至

至鼻嗅香舌了味身覺觸意攀緣一一皆然若向者裏明得至於一切處悉皆明得所以雪峯和尚道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又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更有甚玄妙見聞覺知若爾方能心境一如也無能也無所唯一自心更無他物若是得底人終不言我知我會遇飯喫飯遇茶喫茶終日只守閑閑地蓋他胃中無許多波吒計校所以道心若無事萬法一如無得無失終日只履踐此一片

田地几有來問只將此事一時截斷所以道見須實見悟須實悟古人云百尺竿頭作伎倆未嶮向衲衣下不明大事失却人身始是嶮既如是豈可不明心達本一切萬緣一齊放下棄却知見解會令教如木石瓦礫相似及到大安穩休歇之地然後一波纔動萬波隨而初無動靜等相蓋他得底人終日以無所得心修無所得行行雖與人同而常與人異只爲此一片田地打擣得盡淨一切會同脫體無礙豈是小了底事直須用作事始得

師云人人具足各各圓成但向已求莫從他覓何故從他覓是他家底捨已從人去道遠矣須知自己分上有一段事輝騰今古如十日並照但以從無始劫來妄想濃厚翳障自心才回顧著則黑漫漫地却到世間知見種

種聲色纔現在前一切明得此等豈不是
覺合塵從他求覓不能返照耶且如從上來
乃佛乃祖以無量百千言句方便且道明箇
什麼邊事只被你起見起念起思量作聰明
作計較惑却本來自已了却立能立所立境

董

大

立智立是立非擾擾紛紛不能得脫所以祖

佛出世只要教你歇却知見打併教絲毫盡
淨且道作麼生歇直下如懸崖撒手放身捨
命捨却見聞覺知捨却菩提涅槃真如解脫
若淨若穢一時捨却令教淨裸裸赤灑灑自

然一聞悟從此直下承當却來返觀佛祖
用處與自己無二無別乃至閘市之中四民
浩浩經商貿易以至於風鳴鳥噪皆與自己
無別然後佛與衆生爲一煩惱與菩提爲一
心與境爲一明與暗爲一是與非爲一乃至

千差萬別悉皆爲一方可攬長河爲酥酪變
大地作黃金都盧混成一片而一亦不立然
後行是行坐是坐著衣是著衣喫飯是喫飯
如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初不作計
校而隨處見成所以萬機頓赴而不撓其神
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此豈世間麤淺知見
所能測度此乃至妙因緣學道之士或十年
或二十年專心一意尚透不能得或有纔聞
便解或有無師自悟既自不能便悟亦障他
人不得就中士大夫尤難以其從事世務勤
勞家國所以悟入稍難然得底人於已分上
本無殊別若是未能了底人須要根性領利
向自己脚跟下覲著一聞便了如李附馬留
意祖道與楊文公爲友日夕切磋後見石門
慈照禪師因爲舉唐房孺相公問徑山國一

禪師云祖師大道畢竟意旨如何徑山云此
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李聞之大悟遂
作頌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
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道得不妨奇特且
如出將入相安邦定業剪除暴亂豈非丈夫

卷三

下

耶而徑山何故却道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
所能爲須知向上一路毫髮不容所以洞山
道見佛見祖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只如佛
祖爲一切人師作一切人依止爲甚却道如
生冤家你且道如何是大丈夫事直須是不
取人處分不受人羅籠不聽人繫綴脫畧窠
臼獨一無侶巍巍堂堂獨步三界通明透脫
無欲無依得自在都無絲毫佛法情解如
愚如癡如木如石不分南北不辨寒溫昏昏
默默似箇百不能百不解底相似然而肚裏

乃是峭措動著則眼目卓絕無有不明底事
乃至千差萬別古人言句一時透徹如或不
是到此田地底人須得向骨董袋裏平高就
下爲他去也如昔日于頤相公出鎮襄陽酷
刑慘毒忤者皆殺之因讀觀音經有疑處一
日訪紫玉山道通禪師乃問曰如何是黑風
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王乃抗聲云于頤
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聞之大怒王乃云
只者便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于
頤有省你且道他恁麼問紫玉何故恁麼答

卷三

上

他此乃發他根本無明現前隨手爲伊指出
不妨好手然不若當時不消著後語從他研
作兩段却有些衲僧氣息及乎爲他點破也
是順手摩挲大凡接人有三種機若是第一
機爲人只消向他道于頤客作漢你問與麼

事作麼更無方便只是沒義理難話會若於此直下承當去更不擬議則與柏樹子麻三斤一口吸盡西江水更無差別所以道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只要教你當頭領解去若是第二機爲人即易也只是發起問端如道于頤客作漢你問與麼事作麼此乃發他根本無明令他無明現前隨手點破若是第三機爲人不免入泥入水重下箇注脚如云于頤客作漢便是放却黑風吹其船舫于頤或作怒便是羅刹現前玉云正是黑風吹其船舫豈不是觀音出現此是落草注解瞎人眼目破滅胡種若是真正衲僧直須撥得與祖佛爲師如李萬卷問歸宗和尚須彌納芥子則不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宗云你

身如椰子大萬卷書著在甚處歸宗老漢尋常一條白棒打佛打祖及乎李萬卷問著不免曲順人情放開一線然他用處也只教你當頭截去後來衆中無識者便道芥子是心須彌是萬卷之於心何所不可佛法若只如此爭到今日也又如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侣者是什麼人馬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乃大悟作頌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此頌與一口吸盡西江水題目豈曾相副既不說口又不說水只道心空及第歸且道作麼生是心空只教你是非得失明暗色空森羅萬象一時融會歸於一理和理一時空却然後有些趣向山僧今夜不惜眉毛爲你一時吐却了也更爲諸人說箇小偈

祖佛單傳向上機電光石火構不徹獨許諸根穎脫人金剛寶劔當頭截

師云道由悟達法離見聞直下便承當更無第二箇此猶是就今時曲爲垂手處若是本分事又且不然所以道你未跨船舷時好與

三十棒如此則千里萬里一時坐斷何故須

知當人分上各有水灑不著風吹不入清寥寥白滴滴祖佛不能到魔外不能入坐斷要津不通凡聖設使盡大地草木叢林盡化爲衲僧各各置百千問難不消一劄盡教吞聲

飲氣目瞪口啞而今事不獲已且無見起見

無言起言與諸人且通箇時節只如各各當

人分上上來下去已是十分現成欠少箇什麼更來就人覓所以玄沙道飯籮裏坐地展手問人覓飯喫只爲無始劫來拋家日久皆

馳此本分事向六塵境界裏妄想輪回不能回光返照甘處下流若能具上根利智返本還源知有此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坐斷十方無復輪轉始有語話分而今須是換箇骨頭了方見此一片田地若未知有此一片田地直饒解到佛祖邊事問一答十終無交涉須知諸佛出世唯證明此一片田地祖師西來亦提持此一片田地所以先師見白雲師翁一覲透了便作箇頌子道山前一片閑田地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

松竹引清風諸人還曾恁麼也未須是向此一片田地淨裸裸赤灑灑方可入作

辯僞老漢生平久歷叢席徧參知識好窮究諸宗派雖不十成洞貫然十得八九亦通會示徒自不造次不知何人盜竊山僧該博之

名遂將此亂道爲山僧所出觀之使人汗下面赤況老漢尚自未死早已見如此狼藉請具眼衲子詳觀之勿認魚目作明珠也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三

音釋